

水性

李贯通◎著

幽幻现实主义代表作

九岁那年，我就是在这个坑里死过一次的。小时候，每年的夏天，我都要到姥姥家去住上十天二十天。那个村子叫九里湾，出了我们的小城镇往东北走，一路左拐右弯，极尽委蛇，把我折腾得就要晕倒了，也便看到了这个坑。每个村都是有一个坑的，都是在村子的北面。九里湾这个坑不知为何却在村子的南面。

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性/李贯通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4.6

(今日原创)

ISBN 7-5080-3499-6

I. 水… II. 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9909 号

水性

李贯通 著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4年9月北京第1版

200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: 1/16 开

印 张: 19

字 数: 249千字

插 页: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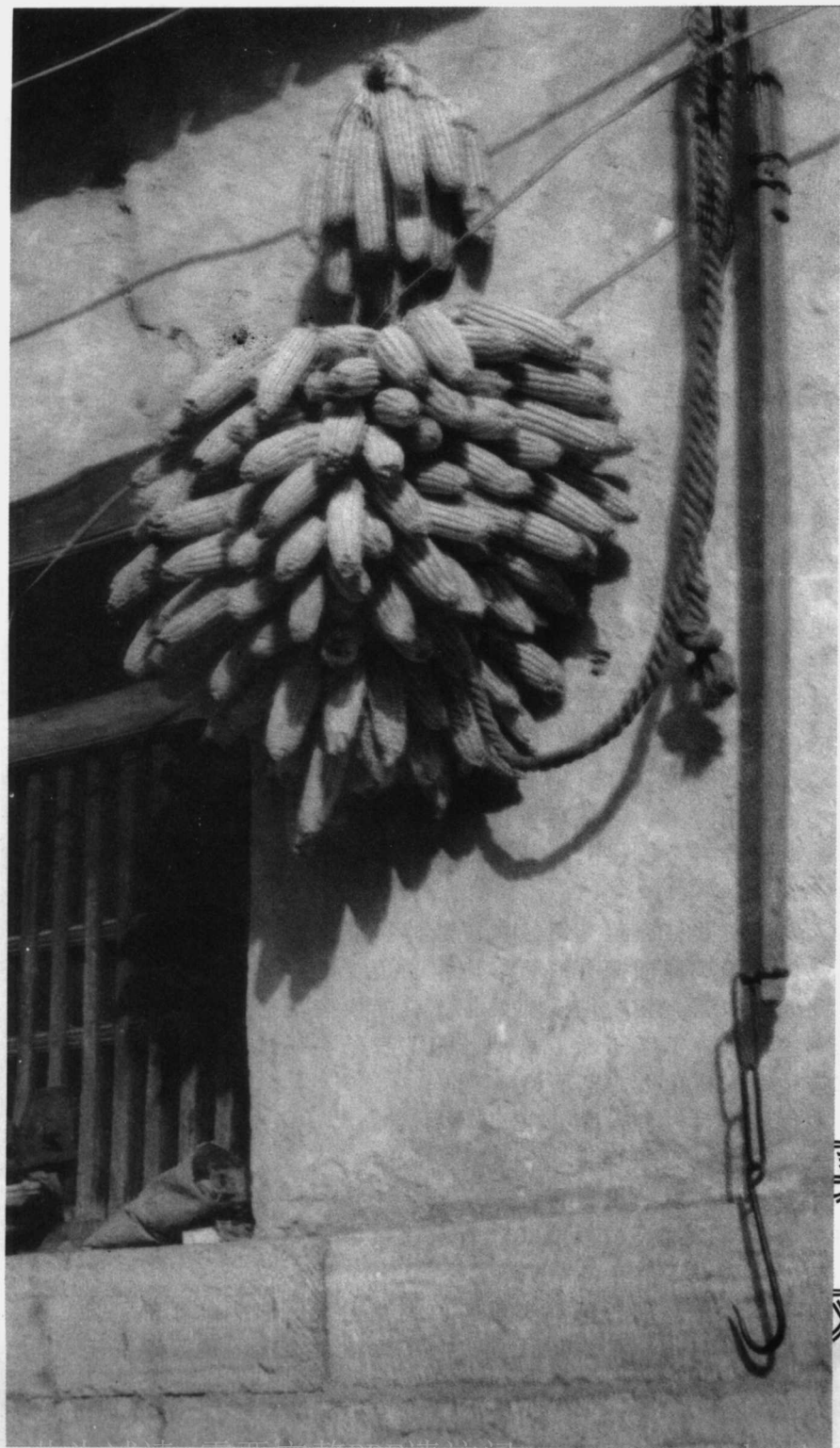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3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目 录

1	菜	鸡
7	水	性
13	耳	朵
29	伙	计
43	鱼	渡
53	老	河
71	无	药
99	邪	坑
113	无	题
123	美	目
131	月	缺
159	蛛	网

171	女 誓
185	乐 园
199	高 枕
205	寿 桃
211	无边波澜
223	牛音萦绕
261	沉溺夕阳
273	谁的误区
285	庸常岁月



菜
鸡

菜 鸡

白头翁善养鸡，四十多只鸡如子孙一样顺从于他。他没有子孙，就把鸡视作子孙，招来哄去，打骂戏闹，权当是天伦之乐。他鼓一下掌，鸡就会飞聚在面前；他跺一下脚，鸡就跟他去了野外，嚼草搔虫；他挥一下胳膊，鸡就乱纷纷飞上去，栖在树枝，——他家从没有过鸡窝，一年四季，鸡就在树上过夜。村子里的人都说，他养鸡像养不像养的，图趣不图蛋，哪里花过什么精神！

村子里家家养鸡，费尽了精神却养不起来。不知何故，鸡都懒巴巴的，隔三差五地下蛋，也不过童卵大小。不养又不行，白白泼了残羹剩饭，是造孽的事，只好心灰灰地、又无趣又无蛋地养着，叹羡着趣蛋咸丰的白头翁。

白头翁收的鸡蛋吃不了。鸡就下在院墙下，白花花地落了一匝。白头翁吃鸡蛋不用生火。他把鸡蛋洗净了，用钉子投个小孔，吱吱地吸到肚里，早晚各一个，保养得须发如雪，面色微红，目光犀利且又闲适随意。

村里人安于贫贱，糠菜充饥，褴褛蔽体。唯有油盐酱醋、针头线脑的开支全托付给鸡屁股眼儿。蛋多则富，蛋少则贫。白头翁便招呼村里的人到他家取蛋，朝院墙下抓两把，就能换些油盐酱醋、针头线脑，抵挡一些日子，不至于断了炊烟，露了身子。一村人都感激白头翁，也都夸他命大造化大，享了鸡福。

白头翁偏屡屡对村里人说：“必得鸡祸。”

一村人便笑，以为是梦话。

若干年之后，村里贴出布告，一家只准许养一只鸡，自即日起三天之内将多余的鸡除掉，或杀或卖。有敢违抗者，鸡全部没收，加罚十只鸡的款，且要晨昏游斗各一次。

一村人抚鸡饮泣。满村里鸡飞鸡叫，鸡毛上天。白头翁不然。他鼓一下掌，四十多只鸡全聚在他面前，撒了好粮食喂饱。他又跺一下

脚，鸡就跟在他身后出了门。他领着鸡群上了小路，上了大路，浩浩荡荡。他边走边乐呵呵地唱道：“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；腾蛇乘雾，终为土灰。”唱着唱着，上了集市，鸡群只变队形而不散乱。最终领进一个小院。大约半个时辰，白头翁孤零零只身出来。到了鸡市，挑来挑去，相中一只雏鸡，慷慨掷了钱，抱回村里。

雏鸡如同气吹似地眼看着分分秒秒地长。养到八个月，体大如鹰，雄武高傲。翅膀炸开，忽喇喇遮了半个院子。羽毛雪白，如同白头翁的须发。眼如火粒，咄咄逼人，亦如白头翁的犀利。鸡冠血红、肥硕，平素耷在一侧，遇生人则挺立如峦。最厉害的是一钩嘴和两个爪子，黄亮黄亮，在石板上也能叼出个洞、抓几个沟。

村里有人献出几多殷勤，亲近了这只鸡。当着白头翁的面，手指在鸡屁股下摸了摸，笑道：“一点儿也不开档，怕是只公鸡？除了清早不打鸣，别的都像公鸡。”

白头翁说：“我哪能分不出公母？即便是公鸡，我也能叫它下蛋。”

有聪慧多谋者，抱来几只俊俏妖娆母鸡，放在白头翁那只鸡身边，以为能见到做爱的勾当，不料都一个个被它一翅膀打出几步远，四下逃窜。

白头翁说：“同性则斥。”

又有人说：“倒像是肉食鸡。”

白头翁说：“这倒沾点边儿。它确是肉、食、鸡，极怪，只爱食肉。干脆称它为肉食鸡。”

白头翁养它是费了精神的，千方百计叫它吃活食。跺一下脚，领它到了野外沟渠边，肉食鸡搔出蚯蚓、土鳖子等等小虫，也善捕青蛙，身子跃起，再一个俯冲，一爪子就把青蛙抓烂了。偶尔也捕蛇，也捉树窝里的雏鸦。转眼到了冬节，百虫蛰居，白头翁撒些秕糠，引来麻雀，也能叫肉食鸡饱餐。

养到十个月，肉食鸡下蛋了，档开了足足三指。蛋色雪白，比鹅蛋略大，上秤称了，三个就一斤。肉食鸡从不歇窝，天天早上下了，要飞到树梢，咯咯嗒嗒叫上一阵，三里五里闻之真切。白头翁一如既往，常常把鸡蛋施舍给邻里，换些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，缝日补月、煮石腌木，共度贫寒。

后来，村里布告贴得越来越多，有京城颁发的，也有省城、州里、县里颁发的。村里几位头目也都一变而为怒目金刚，动辄对村民训斥，

以指戳额。某户多养母鸡一只，事情败露，杀鸡罚款，且把死鸡吊在脖子上，游乡七天。某顽童撕去某布告一角，居然惊动县里，怪罪下来，子债父还，涂了奸臣脸谱，索链牵之，鸣锣游斗。三日之后，这孩子的父亲自缢而死。自此，村里阴风凛冽，人人自危。

一日，村里一头目气汹汹进了白头翁的家。见了白头翁强作笑颜，支支吾吾欲言又止。平素里，这头目也常常得到白头翁的周济，抓些鸡蛋换东西。

白头翁依旧是面色微红，神情坦然，问道：“我这里有祸事了？你不要为难。”

村头说：“给您老人家报忧，真是折阳寿的错。”

白头翁说：“祸福本是一家，你放心讲来。”

村头说：“肉食鸡将京城发下的布告叼吃了。”

白头翁说：“这冤孽！它吃的不是布告，是贴布告用的浆糊。上面不是有吩咐吗？蛙是益虫、雀是益鸟，虫子也不见了，连院子里的蚂蚁，连我衣上的虱子，都叫它叼尽了。它只好委屈了口味，吃菜、吃面。真是一个贪嘴老婆，如若是人，必定以肉换肉，沦为娼妓……”

村头说：“您老人家还有说有笑，不知这件事的厉害，现在正一层一层汇报，弄不好蹲监坐牢。实话告诉你，那张京城颁下的布告，印有人头像。”

白头翁淡淡一笑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听便吧，我先把这祸鸡除掉。”

村头说：“多年前您老说，必得鸡祸。哎！”

白头翁拿了些平素的心爱之物，譬如铜香炉、锡酒壶、玉戒指之类，换回一块肉。稳火煮了，与鸡共食。半斤酒独自喝下，微见醉意，手捻着鸡冠笑道：“你这孽种，今日只好送你走了。”刀在磨石上蹭了几蹭，就再去择鸡脖子下的毛。肉食鸡十分顺从，也不哼唧、也不挣扎。毛很厚，择了两大把毛才见到那条幽蓝鼓动的管子。白头翁摸了摸那管子，感觉里面汩汩有力，有小人儿要跳出来。白头翁于心不忍，撇了刀，把鸡毛抛在院子门口，以示众人。

白头翁又对鸡说：“留下你一条命，却要废了你的嗓子。”就把一盅烈酒灌到鸡嘴里，肉食鸡辣得直摆手，一会儿老实了，眼睛失了贼光。白头翁这才捏根细锥，插入鸡嘴，往里剥了几下。鸡就可怜兮兮地歪在他腿边，只能发出微微的啾啾之声了。

自此，白头翁就把肉食鸡锁在屋里，再不得见外人。村头邻里问起，便说早已杀了，吃了，厨出来了。白头翁仍是逍遥怡然，偷偷地捉些蟋蟀、螻蛄，运气好了也能捉只老鼠，肉食鸡基本上没有断荤，因而也照旧努力地下蛋。下蛋之后，就跳到窗台上，对着太阳喑哑地呼唤，嘴也叼窗棂、爪也抓窗棂、翅膀也打窗棂。白头翁只得用铁丝、石块一次次地加固。

这日中午，白头翁突然感到腹内不适，鼓胀欲裂，闷雷隆隆，似有泥石流将涌出下门。他急忙跑去了茅厕。岂料匆促之际，忘了闭门，肉食鸡划一道弧光窜飞而出，重见天日，亢奋至极。先到了树上，又从树上飞出院子。待到白头翁回到屋里，才知道又要出祸事了。他并不去寻找，索性调了一碟小菜，自斟自饮，安之若素。喝下去大约半斤，乱哄哄院门大开。肉食鸡一眨眼功夫就飞到屋里，雄立在白头翁一侧，鸡冠挺立如峦，一只爪子瞬间在地上搔出一道沟，眼里射火，直逼门外。村里的几位头目紧追而至，身后拥来一批邻里。

“罪大了！”一位头头指着肉食鸡说。

白头翁这才看见鸡嘴里还叼着一片纸，又是京城颁下的布告，又是带有人像的。

“这场灾难躲不过去了。你慢慢喝，自在一会是一会吧！”村里头头们唉声叹气地走了、邻里们也眼泪巴巴依依离去。

肉食鸡就慢吞吞地把那片浆糊未干的布告嚼下去。

白头翁就一瓶接一瓶，把家中的三瓶白酒悠悠地倒进肚里。

时值盛暑。白头翁关了门，拉一张破竹席铺在屋当央，对着肉食鸡笑道：“冤孽，我先睡了。”言毕，鼾声即起。

五天之后，村里一头头领两位县城来客直奔白头翁的家。县城来客胯下吊一带链铜铐，随脚步铿锵悦耳。白头翁的院门闭着，呼而不应，只一脚就踢翻了。刚迈进一步，倏然一个黑灰色怪物，体大如箕，呼啸扫来。三人都打个趔趄，倚墙站稳了，才看清是只凶鹰。鹰并不进击他们，只在院子里逛来逛去，三人以棍驱赶，也不离去。屋门亦是闭着，亦是呼而不应。村里头头用脚一点，屋门就逼仄斜开了。就此一瞬，那只凶鹰对着屋门猛然俯冲，距屋门还有尺余，忽听得屋里啾一声闷叫，一阵疾风裹一束白光袭过来，把那只凶鹰撞翻了个子，跌在地上。三人惊得龟缩一角，抱作一团。屋里杀出的正是白头翁的肉食鸡。鹰在地上跳了几跳，终于抖擞精神飞起来。不等它飞高，肉

食鸡就压过去。两个巨物忽而在地上厮打，忽而在离地几尺处叼啄，满院里黑毛、灰毛、白毛，竟如雪飘。须臾功夫，凶鹰失了双目，一头撞在了树身上。肉食鸡折了一条腿，颠回屋里。

三个人这才有了些勇力，用棍把凶鹰的头砸烂。每人提了一下，都道十五斤不止。

三个人又一次推开屋门，一股腐臭气味险些把他们熏倒。仔细看了，无不头发直竖，面如土色：白头翁躺在屋当央的竹席上，容颜依旧，安祥若梦。上身血肉模糊，胸骨外露。腹已不复为腹，幽幽一个坑，坑底便是血水、脓水，还有万头攒动的白花花的蛆。肉食鸡正频频地叼着白头翁身上的蛆。一边，堆放着五只雪白的鸡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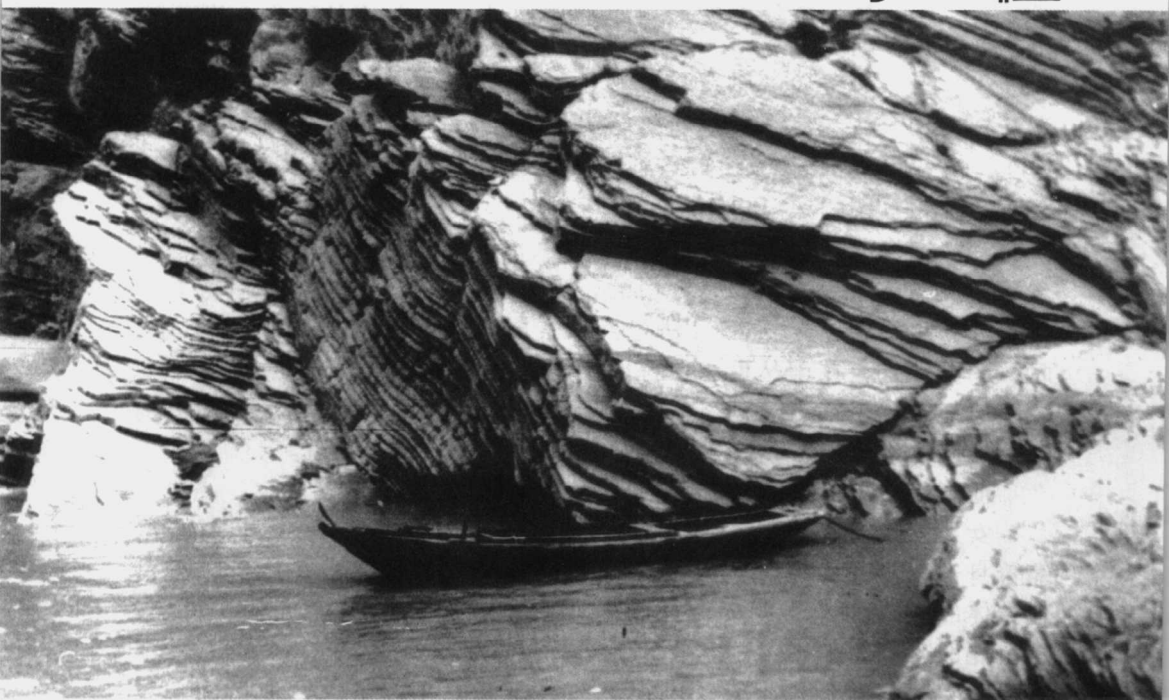
三个人倒退了几步，如痴如呆。

忽儿，肉食鸡那喑哑的嗓子嗷嗷不止。也不再叼食，只把头在白头翁头上贴了几贴。又见它翘起屁股，嗷嗷之声益见凄厉。又见它身子打个冷战，鸡冠蓦然一竖，屁股处就有了血。先是血痕，红丝线一般。后来则是血泉，如花怒放，一朵接一朵，喷出尺多远。喷过七八朵，产下一只鸡蛋，大小仿佛冬季的西天冷月。新蛋滚了几滚，同那五只相处在一块。再看肉食鸡，血尽气绝，倒在白头翁身边。

村里男女老幼无不痛哭流涕，因值盛暑，当日即将白头翁、肉食鸡、六只鸡蛋同葬一穴，深深埋之。入殓时，见白头翁音容笑貌栩栩如生，村里人愈为悲恸，以头撞棺者不下数十人。

由坟地归来，村里人相互劝慰，节哀保重。吃晚饭时即把那只凶鹰烂烂地炖了，全村共享。其香气缭绕，数日不绝。

水性



水 性

皱巴巴的月就落在船的一侧，惶惶而又忠实地伴着船走，可怜怜如一口痰吐在湖面上。

爷爷临死前吐的就是这样的痰。爷爷非把痰吐在湖里不可，且又频繁，愈吐愈吐不尽。于是便累坏了父亲，抱起爷爷的身子探在舱外。每吐一次，爷爷都要对父亲唠叨：“老实没亏吃啊……小心没有过火的啊……饿死也别闯黑风口啊……”

父亲临死前竟和爷爷一模一样。痰、唠叨，因痰窒息而死。

爷爷和父亲一辈子都是平稳的，无灾无难，虽然贫苦。

爷爷和父亲一辈子都没沾过女人。爷爷用三条鲤鱼换来了父亲。而父亲更俭省，在苇丛里白白拣回了他。

他却僭越祖宗了。糊里糊涂，他的小船上有了一个来安家的女人。女人把船摇到湖上最僻静的地方，那儿只有水鸭子才知道。

他不懂女人。女人？女？人？……

女人撇了桨，和他对面而坐。荡荡的眼睛直朝他身上勾。他冷，缩着身子。却又像有无数条不安分的赤色的泥鳅在钻动、翻滚，袭击他身体的大大小小、明明暗暗诸部位。他还是向后磨磨屁股。再磨，半个屁股坐到了船帮上。

女人的胳膊很长，力气也很大。一道黑影儿闪了闪，他仿佛一只蜗牛被拾到女人眼前。女人解开了怀。他惊惊悸悸，一次看到两颗毒太阳。圆呀、大呀。他想哭。女人把他的手按在太阳上。

“好？”她问。

“热。”他挣脱出手，吮着手指，“我的？”

“王八儿的。”她利索地脱了下衣。

“娘——”他骇然地滚到一边。

女人便骑在他的身上，在他的大腿上又捶又扭。他哼哼唧唧并不住声。女人细听了，才知道他又背祖训。

女人顿时泄气了，蔫蔫地没了力，撒出一泡尿来。

“热。”他敏捷地坐起来，摸着脖子。片刻，沮丧地拿起拖布，一遍遍拖着船头：“尿在船头不好。招邪……惹祸……破财……”

女人眼里跳出几粒火，很快摇起桨。

他侧身船头，无可奈何地闻着船板。

“闻你娘的×！”女人骂着。

小船轧着细细的波，飞快地游。那落在一侧的痰似的月呢，只好舍命相随，更不成样子。

“往哪？”他不安地问。

“那！”女人忿然。

“哪？”

“那那那那那！”

他不敢再问。他只盯住水里不成样子的月。天上也静，湖上也静。月里出现了他爷爷与父亲的身影，越来越近，看得出万分的忧虑。

他死死闭上眼。

桨声很匀。

“俺爷爷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、瞪过眼。”他像在做梦。

“窝囊废！”

“俺爹一辈子没——”

“白搭熊！”

……

桨声很匀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、也不知走了多远。

桨声停下来。异腔怪调，凄厉抽泣，野禽的鸣叫渐渐热闹了。船的百步外的西侧，黑魃黑魃一片不算大的苇地，极显阴森，似有许多的黑胳膊、黑脑袋在里面摇摆。

小有水流子，船儿依水势忐忑地漂摆。前不见村，后不见岛，这片湖容得下整个的天。月色浑浊枯朽。

女人赤着的身子倒是亮亮的，直直逼近他。

“哪？这儿是哪？”他环顾一下。

“黑风口。”

“娘！”他抱住女人的小腿。

黑风口，黑风口……有一年刮了一阵黑怪风，一条货船断了桅、

掀了底，淹死七口人。黑风口湖面温顺，水下偏偏有暗流大漩涡。黑风口水深，三竹篙接起来到不了底。黑风口沉鸭毛，漂石头。黑风口的水鬼数不清……

黑风口越传越恶、越传越玄。他还没听说过这些年有谁到过黑风口。

“快走快走！”他给女人磕个头。

女人今日喝的水多，便又大大方方地浇下尿来。

“造孽！这是黑风口！这是船头！”他想恼。

“娘的×，要你没用！”女人说。

女人那脚只轻轻朝前一点，他就像肉球跌进湖里。他手忙脚乱，撕开嗓子喊叫。西侧的苇地，飞起一群黑东西。

女人呢，婉转地唱着什么，悠悠地荡起船。

他奋力追赶，手脚恢复了灵巧。蛙游、侧游、仰面打鸭凫，他的水性无人不称道。眼看一伸手就要抓住船，船儿却又嗖地一窜，一下泊在几十步外。女人的唱声大了，腔调七拐八拐、绕来缠去，像一条戏水的小花蛇。他再追。又是眼看就抓住，小船嗖地又一窜。如是四次。

“毒啊，婊子养的！我跟你没仇，害死我啊！”他到底大骂一通。他不曾记得骂过谁。

女人以笑应之。看他近了，故意摆弄腰肢，毒太阳就惊天动地地颤。他猝然一跃，一手抓船。女人眼快手疾，桨一拨，他又扑了空。

更可恼的，女人拨转船头，往回划去。

他骂得更凶、更顺口。

他的水性极好。

然而，他胸闷目眩了。两腿沉如铁铸，慢慢麻木，他以为不再属于他。而水底全是手、全是绳索，捆他、拽他、绞他，他渐渐不支了。小船呢，就离他七八步远，定定地一动不动。他不能游近一步。

“我就要死了！婊子养的！”

女人不应。用搓瓢舀了水，浇在她头上、身上，一下一下地。蒙蒙之中，那赤着的身子益发鲜润明亮。

他绝望地叹口气。他的一直俯着的身子失控地斜竖起来，蜷曲的腿慢慢伸开。就一点一点地下沉，下沉。

他又看了一眼女人。水淹了头顶。

苇地里飞出的黑东西也又失没于苇丛。

女人水淋淋的，以手理着头发。

忽喇喇一片脆响。他猛然从水里窜出来。分明是稳稳妥妥地站立起来！湖水柔柔地吻着他的肩。他的脚踩的是实实在在的湖底，实实在在的地。

他实实在在又惊又喜。他用脚趾抠上一块泥来，又鲜又香。他童稚般地甩起了手，在水里蹬了一阵子。

“原来！”他对女人喊，“原来！”

“黑风口？”他又对天喊，把那块泥一半向天砸去，一半向女人砸去。

女人安详地洗着身上的泥。

他的脚一蹬，箭似地到了船前，肘一撑，爬上去。他凝视着她，大眼贼亮贼亮。女人懒洋洋的，很累的样子。

蓦地，他撕下湿衣，随着一声气壮如牛的“嗯——”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女人。

女人哭了。

小船剧烈地颠簸着。小船又小又轻。

自然有大些的波浪由小船生发开去。

湖上那痰似的月呢？

耳 朵

